

依莉的娃娃

伊芙·邦婷／文 凱瑟琳·史塔克／圖

劉清彥／譯



……但是，真正的寶寶和洋娃娃不一樣。



小時候，我有個洋娃娃，她的名字叫黛西。
我喜歡幫她穿衣服，餵她喝奶。

我用娃娃車推她去散步。

晚上也和她睡在一起。

有一天，珍妮阿姨問我：「黛西的爸爸在哪裡呀？」

「他不見了。」我說。



現在，我上中學了，而且有了一個真正的寶寶。

她的名字叫安琪。

我喜歡幫她穿衣服，餵她喝奶。但是因為我要上學，大多數時間都是媽媽在照顧她。

珍妮阿姨從來沒有問我，安琪的爸爸在哪裡，不過我的媽媽和爸爸（他是我繼父）卻問了。我永遠也忘不了，我告訴他們自己懷孕那天的可怕情景。



媽媽用手摀著臉。「喔，不會吧！」
她嗚咽的說：「不會吧！」然後，她看著我，「依莉，你確定嗎？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知道，因為，我那個沒來……」
我的嘴脣很僵硬，「我去診所檢查過了，
他們告訴我，寶寶已經九週大了。」

媽媽緊閉雙眼，彷彿眼睛很痛，爸爸
伸手摀抱著她。沒有人伸手摀抱我。

爸爸問我：「你真的去檢查過了？」
我點點頭。





我沒有必要告訴他們那有多麼難受。
我獨自坐在那裡，候診室的每個人都盯著我，也許他們沒有盯著我，但感覺就是那樣。不過，醫生和護士都對我很
好。



爸爸問：「是韓家那個男孩幹的好事嗎？」
我沒有回話。

「我非扭斷他的脖子不可！」爸爸說。

媽媽哭了起來，爸爸輕輕摸著她的頭髮。我也在啜泣，站在那裡的感覺實在太可怕了，時鐘叮叮噹噹響得好大聲，我的心也砰砰跳得好厲害。媽媽和爸爸緊緊靠在一起，我卻孤伶伶一個人。（自從他們認識結婚以後，就常常這樣。）

過了一會兒，媽媽說：「依莉，你知道自己不能留下這個寶寶，因為連你都還只是個孩子。」她的聲音柔和多了。

「我要留下她，」我擦擦眼淚說：「我會好好愛她。」

「可是親愛的，」媽媽走到我身邊，拉著我的手，「想想看，你的生活會有多大的改變。」

「我不管。」

媽媽從口袋裡掏出一張面紙給我，我用力擤了擤鼻涕。

「你有沒有告訴孩子的……爸爸？」我感覺得出來，要她說出那兩個字真的很難，甚至光想就夠可怕了。

我點點頭。



他站在置物櫃旁，眼神飄乎不定，彷彿自己中了圈套。然後他開口問：「你怎麼知道孩子是我的？」

這句話好傷人。他就是查理，那個曾經說過他愛我，要永遠和我在一起的男生。我簡直沒有辦法看著他。

「當然是你的。」我說。

他殘酷又刻薄的笑一笑。「那可是你說的。」





「他不要這個孩子。」我告訴媽媽。

爸爸緊握雙拳。「我要去找那個混帳東西談一談！」

「拜託！拜託不要！」我哀求他。

媽媽把我拉近她的身邊。「喔，依莉！你不能這麼做！你不知道照顧寶寶有多麼辛苦。」

「沒關係，不會有事的。」我說。

接下來幾天，我不停的懇求。

接下來幾個月，日子變得好漫長。

有時候，我覺得不太舒服，只好請假待在家裡。我錯過了電腦實習課，我想，自己大概永遠無法搞懂電腦了。我也錯過了那位從州立高中來的女士在禮堂的演講，我原本打算明年要申請那間學校，因為戲劇和音樂是他們專精的領域。我還想試試看，不過，也許……也許我帶著寶寶，哪裡也去不了。

我變得越來越胖，就連手指也是，已經戴不下那個鑲著石榴石的生日戒指了。





媽媽的朋友辛西雅阿姨送我一台嬰兒車，和她小孫女穿過的嬰兒服。我希望有漂亮的新衣服，可是每樣東西都好貴，而且我和媽媽還得去買很多嬰兒用品。

我知道，我們把她和爸爸原本要用來度假的錢花掉了。「今年沒有辦法去河邊度假了。」我們回家時，聽見爸爸在喃喃抱怨。



媽媽攤開手，無奈的看著他。

查理的父母把他送到薩加滿都和奶奶同住。我相信，那是因為他們也知道了寶寶的事。再見了，查理。「爸爸在哪裡？」「他不見了。」

日子真的很不好過。

但是，我第一次感覺到肚子裡的寶寶在動的時候，那種奇妙又神祕的感覺真令人興奮，我忍不住笑了起來。從那以後，不管我在哪裡，就算是在課堂上，只要寶寶一動，我就會微笑。

有時候我坐在書桌前，會忍不住做起白日夢，想像她的模樣，想像自己抱著她，讓她趴在我身上的感覺。

我會這麼做夢。





現在，夢成真了。

我有了安琪。

生產的痛苦真是教人難以想像，就算有媽媽在我身旁，就算她按著我們在課堂學習的方式引導我。我從來不知道生小孩會這麼痛。

可是當我看見安琪，第一次輕輕觸摸她的時候，痛苦就完全消失了，我知道自己心中充滿了愛。她是我的小天使。

我也明白一件事：小寶寶不是洋娃娃，安琪和黛西不一樣。

照顧她真的好辛苦。

我曾經以為，她出生後，一切就會變得比從前更美好，但事實並不是如此。

很多事我都不能做了。

放學後我不能去合唱團練唱，必須回家照顧安琪；也不能再參加壘球隊，貝蒂取代了我游擊手的位置，還成為明星球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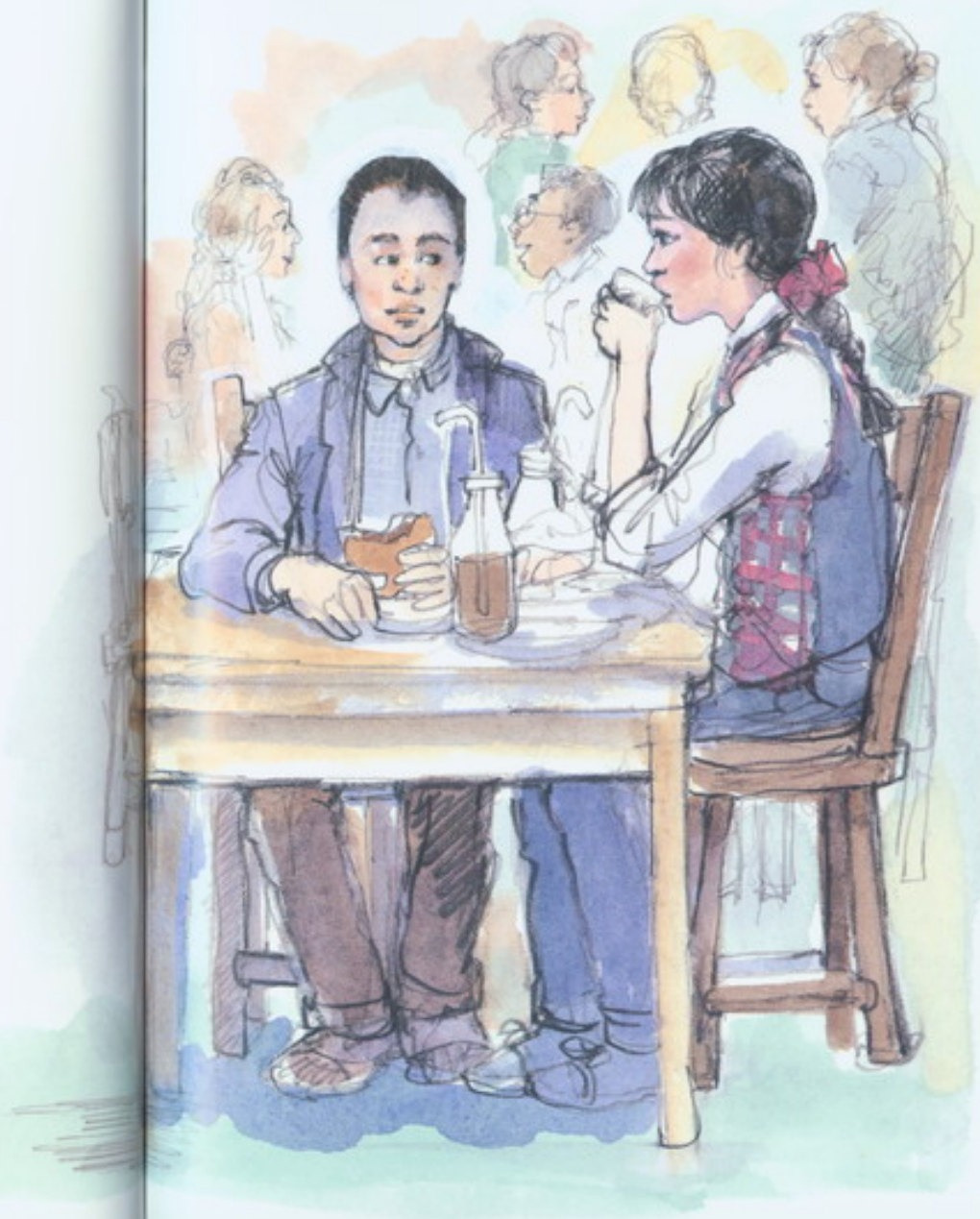
我帶著安琪去看決賽，但是看那場球賽讓我覺得好難過。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，因為安琪對我來說，比當明星球員更重要，我不能怪她，這不是她的錯。但是，我似乎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。



我的朋友都覺得安琪很可愛，他們叫她果凍寶寶，還爭著要抱她。可是他們才不想隨時隨地都有她在身邊，所以我不能常常出門。

我知道男生會竊竊私語談論我，我知道他們這麼做，只是我故意裝作不在乎。倒是布雷迪對我很好，他偶爾會陪我一起吃午餐。有一天他對我說：「我知道當單親媽媽很辛苦。」

這就是我，十五歲的單親媽媽。真的很辛苦。





查理回來了。他回到學校，而不是回到我身邊。事實上，他在薩加滿都闖了禍，他的奶奶根本沒有辦法處理。我實在很好奇，他又闖了什麼禍。

上星期六，我看見他和凱西在排隊買電影票。我用嬰兒車推著安琪，從他們身旁走過去。剛開始我以為查理根本不會理我們，沒想到他卻聳聳肩，用一



種假惺惺又輕鬆愉快的口氣問我：「依莉，最近混得如何呀？」

「還好！」我慢慢說。難道他不想看看我們的寶寶嗎？你可能會以為，他至少會想看看她吧。

但是他馬上就轉過身去，我也繼續向前走。

可惡的傢伙！

混帳東西！

我討厭他。

既然這樣，為什麼我還會希望自己也能進去電影院呢？當然不是跟他一起去，而是和別人。我只是想輕鬆一下，約個會，玩一玩，就這樣而已。為什麼我會這麼難過？





每天晚上，我得餵安琪喝奶，幫她洗澡，唱歌給她聽。我會為她唸《月亮晚安》，洗她的衣服，還要一瓶又一瓶的準備好她明天要喝的奶。

媽媽也更改了餐廳的工作時間，從下午四點到午夜十二點，這樣她白天才能在家裡照顧寶寶。



學校裡有另外兩個女孩也懷孕了，聽說學校也許會成立托兒所，如果真是這樣，事情就會輕鬆多了。我為那兩個女孩感到難過，她們還不知道自己將要經歷什麼。

爸爸晚上也會幫我的忙，他很會照顧寶寶。有天晚上，寶寶肚子痛，我和他就必須輪流抱著寶寶走來走去。還有一次她發燒了，爸爸就開車載我們去醫院的急診室。



可是大多數時間，他都坐在椅子上看電視，等媽媽回家。媽媽回來時，早就精疲力盡了，常常倒頭就睡。

「你都沒有時間陪我了。」爸爸對媽媽說。

他說得沒錯。

「你以為這對我來說很輕鬆嗎？」媽媽問：「你以為我喜歡這樣？」

我很想跟他們說聲「對不起」，但是現在說這句話有什麼用？



我寫完功課。

沖了澡。

洗好頭髮。

十一點了，我覺得好累好累。我似乎總覺得自己好累。

安琪很乖，她睡在我床邊的搖籃裡，黛西睡在我床上的另一側。

我摸摸安琪的臉和她的小手，聞聞她身上的味道，但是我得很小心，不能把她吵醒，因為要是她醒了，就會哭個不停。我明天還得上學呢。





有時候在晚上，我也會哭個不停。我抱著黛西，心裡不禁懷疑，生下安琪是不是正確的決定。那種想法讓我的心情變得更糟，眼淚更停不下來。

有時候在晚上，我會想逃跑。可是我能去哪裡呢？況且，我根本不可能丟下寶寶不管。

有時候在晚上，我會想起自己小時候的情景，我懷中抱的只是個洋娃娃，那是多麼輕鬆愉快啊。

